石雲山人文集

石雲山人文集卷二

經義　賦　祝文　記　南海吳榮光伯榮

經言五行有無生克考

湘水校經堂課以經言有無五行生克攷命題本宣城吳肅公五行問其義肅公辯之詳矣按五行託始於洪範實以水微火著木實金堅土大爲序郎月令盛德在木在火等義亦不過以時爲序無所謂生更無所謂而徧閱諸易多徵引後人注疏附會以證有生有克之說余謂易以太極生兩儀儀象遞生而爲八卦不聞五行

相生也河圖洛書止言聖人則之並未言圖書之數故後儒或以爲河十洛九或以爲洛十河九已無定論卽劉歆所謂以圖書卦以洛陳疇或以爲洪範九疇之證而五行不過九疇之一　況圖既十何以畫爲八也而洛十圖九又何說也以一六爲水二八爲木譜爲九宮者更何說也極天下之賾者存乎卦卦何以無土金相生之象鼎以木巽火巽順也不得謂之生水火既濟濟也安得謂之克周禮以夫遂取明火於日以鑒取明水於月水火取於日月豈遂鑒之所生禮記播五行於四時

言順布也五行四時十二月旋相爲本言宮本也五行之動迭相竭言負竭也不得謂之生克也卽孟子言水勝火謂以水救火盤庚若火燎原猶可撲滅左傳禦災十事有備水器畜水潦蓋古嘗有以水禦火之說孟子借引之以勉爲仁者非言生克也言生克者肇於秦漢讖緯之流由五帝以迄秦漢運乘水木火土金之序以爲生又假陰符陰陽相勝之說以爲克於是元會運世之數興奇門遁甲之術起於占變行軍亦時有驗而星卜堪輿家卽託之以炫人始則赤烏白魚甚則赤伏白

水揚其波者必至黃巾紅羊誣民惑世邪說橫行而後己故班固漢志亦止言五行災祥變易不及生克意主鑒戒尙於洪範爲近也余謂五行本見於經而五行生克則緯學而非經學也孟子云經正則庶民興庶民興斯無邪慝矣僅條其所記憶者與吾學侶商之

辯太極圖說

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誰敢於聖人言下更著一字乃周濂溪襲取太初氣始太始形始及兩儀未分其氣混沌等說妄造爲太極之前有無極且謂太極本無極作圖流傳於世夫氣始形始混沌卽是陰陽之未發見者舍陰陽而氣爲何物乎形爲何物乎混沌爲何物乎陰陽本具於太極分之則爲兩儀豈聖人不見太初太始混沌而獨待周氏見之乎曰極卽形與氣也而可云無乎無形無氣孰能見之毋亦剽

竊道根幽淸寂莫釋氏無限界無意識界之言而爲此驚奇弔詭之論以惑世誣民乎此二氏之說非聖人之徒所當有也周說曰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尤悞會易陽動陰靜之說不知乾之飛躍動也坤之牝馬獨非動乎翕闢之義又何取乎今如其說謂陽動之極而始生陰則動未極時天地止有一陽乎且不動安能復生陽而互爲其根也又云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立人極此人極者若以太極先生陽後生陰之例例之則刑賞人主之陰陽也時當用刑而曰吾先

未賞而不必刑時當用賞而曰吾正用刑而不必賞乎若以無極之例例之則是陰陽柔剛仁義刑賞而歸於空余不敢知之矣總之二氣交感不得謂靜而生陰并不得謂動極而靜分兩時兩事也總之兩儀之理具於太極一交感而卽發不得以生陰生陽分先後也朱震謂圖出於陳摶种放穆修此三人者吾不足怪也獨怪濂溪以說經明道爲己任而傳此圖復爲之說耳湖南人士多祀周子且繪其圖說於祠壁余竊笑之

釋屯五爻義

說此爻者漢書元延元年谷永爲北地太守上災異對引易屯其膏小貞吉大貞凶孟康注曰膏者所潤入肌膚君當開倉廩振百姓而反吝則凶臣吝嗇則吉夫君吝則凶似矣臣吝何以謂之吉也魏王弼易注謂處屯難之時居尊位之上不能恢宏博施拯濟微滯亨於羣小夫亨於羣小又何以謂之吉也宋郭雍引程氏膏澤不下威權不在已而欲驟正之求凶之道如魯昭公高貴鄉公之事以爲見拚於二陰而然夫使魯昭不去季

氏曹髦不討司馬昭謂之小貞程以貞訓正尙有可議何以竟謂之吉也楊萬里以爲有君無臣澤獨屯而未光夫澤屯小象何以言施不施亦何以謂之吉也明來集之謂天造草昧君臣克艱不可以嗇施蓋以屯膏爲嗇施嗇於小則吉嗇於大則凶若爲小變其說然齊屯之道豈但不嗇施所能盡乎反覆思之蓋皆誤於屯其膏三言連讀之過也竊謂此爻詞屯作一句讀言處屯之時也齊屯之道也其膏作一句讀言但以其膏澤也貞魏了翁引周禮作卜是也說文貞卜問也言處屯之時齊

屯之道而但以膏澤收拾人心於小事則吉如唐元宗幸蜀至岐山士卒潛懷去就流言不遜會成都貢春綵十餘萬疋至扶風命陳於庭諭賞從行將士共分此綵以備資糧歸見父母及長安父老衆皆哭不敢有二流言頓息所謂小貞吉也而謂以此能平安史之亂乎所謂大貞凶也五陽居君位坎水得震雷動之本有膏雨之象草昧惟其造侯惟其建聖人恐其處屯而但以其膏也若曰處屯之時濟屯之道非但以小惠私恩所能維天命人心於已去故以施未光言之于寶言光廣大

也厥後傳位靈武以恢唐室非即利建侯之一證歟凡六十四卦爻詞義多應以卦名為一句讀如需之初二三四五訟之五師之初三四同人之初二五六隨之四賁之初二三五无妄之上明夷之初二三不可枚舉而王弼注僅以无妄之上明夷之二卦名為句尚未盡也若夫虞翻所謂坎雨稱膏僅及膏字而不言大小貞張根所謂人主病不廣大況多難之時則未及言膏施蔡淵所謂在剛曰大貞在柔曰小貞僅言大小而未及屯之膏而明何楷則言坎在上體者為雲在下體為雨屯

卦坎上爲雲而不爲雨有膏澤艱屯不下之象夫以坎在上爲雲則蹇卦上坎下艮尤爲山川出雲之據矣何以解於蹇大象所云山上有水乎又何以解於本卦象詞所云雷雨之動滿盈乎本卦六爻惟此爻有雷雨義陷於險而未能動膏亦小而不能廣大矣豈若建侯濟屯而澤及天下哉

偶拈此義都爲從來說易家所未及錄與諸同學商之自記

參訂孔氏嫁母出母辯

道光癸巳秋湘水校經堂以孔氏嫁母出母辯題課多士經義檀弓言子上之母伯魚之母又兩言子思之母攷之義疏迄無定論爰就多士之論而參訂之李芸之辯曰孔子喪出母謂所自出之母指服顏夫人之喪凌玉城之辯曰顏夫人非嫡配自門人觀之皆謂之出母按叔梁公娶施氏生九女而無子求婚顏氏生孔子古者無二適如魯惠公之於聲子宋惠公之於仲子皆不合廟既無二適則繼娶者可稱所自出之母孔子喪顏

夫人時叔梁公與施氏早沒故得行三年之喪而顏夫人則孔氏以禮求婚者所謂道隆則從而隆也謂先君子之喪出母爲孔子可也孔子年十九娶亓官夫人明年生伯魚則伯魚之母爲嫡以父在降服期期而猶哭孔子歎其甚未見其爲出母也子思哭母於廟張時獲之辯曰子思居於衞偶以事歸其母適卒於衞赴至之時子思適在廟中聞赴迫切不暇審禮其說雖無據理則可通蓋始死未祔廟則不應哭廟門人所云庶氏之母死言甫聞其死也故不曰妣而曰母也前章言有財

無時蓋悲其不及視含斂之時而但行奔喪之禮耳鄭氏所云嫁於衞者說未可從子上之母賀數等以爲子上所自出之母生母也李芸又引康公我之自出陳厲公戴出援衞晉出獲且齊出爲證然則子上爲子思妾出子思不使喪之者或壓於嫡或別有故或是時周室旣衰諸侯各自爲制如衞人祔離魯人祔合之類子思適爲衞臣使其子遵時君之制不喪出母故檀弓以爲自子思始昔曾聞之大興翁氏方綱謂道隆道汚泛指其人與其世言意或然耶讀經以闕疑爲嘗如衛注疏

之說謂孔氏出妻嫁妻愚不敢附會也

前論甫就及門陳子傳均復以子思之母兩章實有疑竇為質余謂無可疑也柳若謂四方於子乎觀禮子思兩言有其禮是喪母禮也所謂愼自是喪具無過禮之意無其財亦無財不可以為說之意首言不行言不能行也有禮有財而無其時時謂含斂之時喪大記屬纊遷尸復主人啼正尸浴迎賓小斂卒斂徹帷襲踊言始死之禮甚詳所謂送死者可以當大事也由魯奔衛非朝夕可至準以在境內則俟在境外則殯葬之文子思

奔喪葬猶可及殯則斷不能及故言爲時已過已不及行始死及殯之禮耳次言不行言不及行也柳若所云觀禮者統喪禮言子思所云無時不行者言始死及殯之禮已不及行哀痛迫切之際並未計及至衛成禮也若子思往衛奉母就養其返魯也或奉聘問或因別事皆不可知母既在衛有婦侍奉其死也豈子思意所及料哉因復論訂以補前篇之不足

迅雷風烈說

鄭曰敬天之怒風疾雷爲烈邢昺疏因之曰此陰陽氣激爲天之怒自是以後無不以風雷水旱爲天所感召人思籲天矣抑思天至大至高惟王者主天下得祭之人臣祭天則謂之悖然則風雷水旱果何自致乎曰此山川之氣所感也諸侯得祭封內山川季氏旅於泰山聖人猶譏其僭則知天子始得祭天地諸侯始得祭封內山川況其下者可動言格天乎但使四封之內政修人和自能感召山川之氣雨暘時若無疾風迅雷霪雨

亢暘蓋山川之氣與人近以和召和甚速而切卽偶有潦旱悔罪而禱亦惟於山川求之而山川之神亦惟於當喜當怒請天之命以禍福其封內倘四境之內不治得罪於山川而天獨爲出雲降雨是無理也卽蕩板雲漢亦止疾痛呼天而不聞天可致雲雨也蓋雲雨者山川之事也倘天可致雲雨則詩所云圭璧旣卒靡神不舉而反不求之蒼蒼乎然則聖人之必變者蓋惕然於國君時政不修山川告譴迅雷風烈敬以俟之蓋風雷爲山川之喜怒而非天之喜怒也記曰嗜欲將至有開

必先天降時雨山川出雲亦謂王者欲王天下篤生賢佐如天將降時雨山川先爲出雲而已蓋王者氣志淸明合符於天則嵩高承天而爲之生甫生申若時雨然澤及天下豈天獨自勞勞而出雲降雨邪以天喻文王以甫申喻篤生之佐喻時雨亦由中庸所引於穆不已於乎不顯之意耳後世詞藻愈工文義愈晦一二可不辨

宋板毛詩攷

漢毛亨爲毛詩故訓傳鄭康成發明毛義自命曰箋毛詩本二十九卷隋志附以鄭箋作二十卷唐孔穎達又析爲四十卷至王讜唐語林記劉禹錫聽施士匄講毛詩所說維鵜在梁陟彼岵兮勿翦勿拜維北有斗四義稱毛未注今此本毛詩二十卷首標陸德明釋文每卷詩總目標詁訓傳第幾後列鄭氏箋每句詁訓下附箋文而王讜等所云毛未注之四義則陟岵句下有山無草木曰岵維鵜句下有鵜洿澤鳥也梁水中之梁勿翦

勿拜無注箋補云拜之言拔也惟北斗句無詁亦無箋
補則陟岵二義毛故有詁也又每句下間有互註則多
采及左傳三禮等書與古義尤啓發不遺曰重言曰重
意則取三百篇字句相同及意義互有發明者又於序
內某字句注爲一作某豈隋志二十卷後重刻續增之
本歟又詩序下引鄭氏大序子夏作小序子夏毛公合
作何以不直書鄭譜而假手於沈重以序爲衛敬仲作
則後漢書儒林傳之言何以稱或云至毛詩國風等題
下注云小毛公或河間獻王所加鄭氏箋題下注云雷

次宗所題亦足留爲考證之助卷末査跋爲毛詩舉要
蓋因前頁有毛詩舉要圖而誤圖爲刻書者敘列各國
世次與挈壺等圖並置卷首乃宋人故習詩譜云大毛
公爲詁訓傳於其家此本前列詁訓傳次列鄭氏箋正
是古本如此初白先生未之深攷以首列之圖爲書名
何怪其謂焦氏經籍志及菉竹堂書目所無也汪孟慈
農部寶此宋本有年將重刊以公同好屬爲審訂附記
於此

擬宋廣平梅花賦

垂拱三年余旅寄東川歲行將盡客懷轉深牆角有梅一本蕪沒於衆草中而其芬未沬撫茲昭質感彼貞心有觸而興因以成賦詞曰

空巖歲暮孤館寒深良友兮不來危坐兮長吟夕陽在山蕭然抱襟清樽相對有酒欲斟聞暗香兮何處覩疎影於牆陰乃有寒梅芬其迎歲雲沍枝寒雪殘香霽羌無人兮自芳雜衆卉兮庭際嘆百尺之孤標嗟幾年之荒翳天涯之芳草將鬧林下之美人獨麗委幽昧其莫

知抱貞心而誰契若乃晴葩競拆曉萼初開翩然佚女
偃蹇靈臺一枝玉立萬蘂霜攢俏如素娥獨倚廣寒露
氣連番月痕半照珊珊神女含睇微笑芳心日暖香液
冰清冉冉洛神轉盼流精玉倩誰溫脂因雪淡明妃去
兮玉關塵暗嫩寒惡緒薄暝愁心帝子泣兮蒼梧山深
雨雪終朝風霾變旦湘纍既放行吟澤畔水石相對蜂
蝶不喧阮狂高隱長嘯蘇門或遷延若羣仙或矜莊類
處子或孤潔似才人或兀立同正士彼抽秘與騁妍夫
誰得而賦擬吾想夫秋紉蕙佩夏集荷裳刈杜蘅於九

澤采芳芷於三湘飲辛夷兮朝露擷申椒兮晚香固衆芳之所在謂菲菲其彌章豈知夕秀朝華衰榮今古幾番信風一朝紅雨傷秋色之半林感春光之一縷蘭猶無實容長蓀究何爲愁苦卓兮茲冉經霜愈新品能絕俗芳豈因人先百花而特秀慨獨立乎水濱凍雲幾度明月前身冷香如夢清影無塵空山不言含和葆眞宜其得氣之先爲芳之首處蕪穢而不傷幸精華之自守寒禽孤鶴之間流水斷橋之右三冬官舍之詩半夜浮山之酒對瘦質兮自憐問孤芳兮誰偶幾生修到亭亭

雪裡之春與子歸來落落歲寒之友

祈穀禮成賦以天子乃以元日祈穀于上帝為韻

皇帝御極之六載順明三極覆露八埏洋恩普德兩離參乾允九功之惟敘貺萬國以有年惟敬天卽以勤民民為邦本而立政必先重食食乃民天故未於小卯驗出耕之候先以上辛告祈穀之虔時也旭日春回條風歲始土發膏融冰開泉瀰大田則既戒農夫南畝則將同婦子念穡事之方興覯農祥之正指筮吉日於臺官占良辰於太史入

神庫而視牲牢先祭期而潔籩簋蒼龍捧駕早齊豹尾

之班彩鳳扶輪預戒虎賁之士爾其珠斗光闌銅壺漏
改七萃魚麗千官鵠待庭列夔夷陛環元凱聽鐘鼓以
遙傳戒尊彝而不怠望屬車之清塵迓
翠華之異彩
天子曰咨予其敬乃於是車駕金根扇開彩雉大丙鳴
鑾勾陳夾軌梢星之旆齊揚揭霧之竿同靡海運天聲
雲輝日起田燭千行彩燈十里翠陌無塵鮮原似綺烟
開鑾輅肅百爾之趨蹌香繞龍衣仰
一人之至止蓋於此卜神貺之無疆而慶民和之有以

靈壇預戒初日未曒位在
圜丘之北禮隆大享之繁壝則三成是設階則八陛攸
尊
天子乃升左階歷左門昭事惟穆奏假不言望紺帷而
息屏對綈几而誠存澄慮乎淸虛之谷游神於太始之
原洞洞乎屬屬乎將以升香
上帝而錫福黎元也禮官整儀太常協律器用陶匏牲
牽繭栗潔玉粒以馨香捧黃流而芬苾幣則蒼玉白茅
樂則離琴灑瑟璧氣含春祥輝告吉千燎揚爲融風萬

炟燿爲景日堂哉皇哉典禮之攸崇固難得而遍述於
是三光效順而時若五精受職而應祈俾盈甯於
天庾俾樂利於
帝畿俾九土之倉箱有慶俾三時之暘雨無違蓋陰陽
合撰之心如聞於穆而聲臭俱無之理直達幽微也是
日也
天子親三獻之儀受百靈之福與萬姓以熙恬顧羣臣
而雍肅六幕氣和八荒風淑沛甘露而年豐爛卿雲而
旦復家盈北里之禾戶盡青城之穀然後

鑾回大輅
蹕警康衢開
明堂而受賀撫萬國以訏謨鷺序鵷行之彥鳳翔鸞集之儒進以思文之頌繪為無逸之圖朝則下情畢達野則上澤覃敷賡糺縵於臣工鼛乎鼓矣祝汙邪於田老前者唱于所由祥膏溥而氛靖狼弧協氣流而烽銷虎帳兵氣為日月之光海水晏鯨鯢之浪發芝草之清芬酌醴泉而醞釀告瑞麥於岐中繪嘉禾於隴上謂非我
皇之明德維馨而

天心用相乎敢作頌曰我

皇敬

天維享

帝兮我

皇勤民祈有歲兮精禋昭假有默契兮粒我蒸民俾孔

惠兮如坻如京保勿替兮於萬斯年樂

聖世兮

積書巖賦 以懸巖之中若有積卷爲韻

屼屼乎律律乎衆峯羅者積石河北之層巔也爾其蘊涵磊地靈秀洞天磅礴融結氣象萬千軼埃壒之混濁紛沆瀣之澄鮮壁削鐵而欲墜崖飛練而空懸接呼吸於太空之宇蟠峭崿於不測之淵邃然堂密之居室名唐述恍若圖書之府窟是神仙徒觀其青迴衆巒碧斷空嵌峭似方壺之嶠危如少室之巖積何年之冰雪倚百丈之松杉須洞兮如聞仙樂窈窕兮恍閟神緘清籟初沈貯三千之玉軸空香乍散啓五百之瑕函方其

一龕始闢連闥重窺五雲長護繁露潛滋萬軸龍威之守廿篇鴻烈之遺似芸編兮歷亂儼竹素兮參差倘抽宛委之章字皆刻玉若啓瑯環之祕泥已如芝收自何年恐倩六丁之取讀應難遍更過二酉之奇面百城者固訝侯誰在矣隱一壑者豈云焉用文之若夫岫雲始覆嶺日初中封九盤之委折透四壁以玲瓏望去則無倉不積照來而有棟皆充豈曾銜兮青鳥恐或化兮赤虹珍重連標護千林之梅雨可能一卷聽萬壑之松風又或夜氣嵐扃月光林薄列室熒然千層闇若覩靈宬

之從龕訶福庭之曠郭神呵鬼護濤閟無聲龜畫龍文
靈光有灼千年丹篆恍同金液之房一杖青藜欲照石
渠之閣宜其碧海羽人金臺丹友洗藥谷中餐霞洞口
訪眞誥以借來幸遺編之可守煉五岳之眞形釋域中
之常垢冊驚紫府之遺經想黃庭之受玉字瑤房之籙
豈世間闐清都元府之書惟天上有使人馳峻賞於烟
霄縱高情於雲笈擬探羣玉之文願乞八瓊之液朗誦
幽扉豪吟峭壁極天地之快觀與松喬而接席然而濟
涉無階溯洄渺隔誰逮靈津請回逋客茫茫青簡之言

邈邈丹邱之迹惟見水落巖深天高雲白而羣書已渺
不知其所積矣是知仙籍不傳神山誰見境同蓬閬之
遥說若桑滄之變五千言不及飛昇十二城徒勞鶩羨
曷若遊思金馬之庭載筆承明之殿窺祕省以三年讀
崑邱之萬卷水浮綠字圖開
聖代之祥山貯紫泥文陋漢皇之禪

至人心鏡賦 以題爲韻

聖天子道合智臨化隆光被普神鑑於八荒遍德輝於
九地既日旦而雲卿復辰居而星次淵兮心本天以清
者地以甯炳若機先圓而神者方而智握珠鈐以御物
二曜貞明運金鏡以因心
九重淵邃蓋大觀在上萬民快作覩之天而不息則徵
百世仰誠明之至懿夫說傳莊子德仰至人心原可鑑
用本如神事每期於善應物莫妙於能因萬物環焉而
妍媸畢貢萬事待焉而鉅細畢陳至明則無私照至公

則無私親至虛則無所滯至靈則無不均此謂運心之
妙何殊照膽之珍所以鏡本於心百鍊仰靈光之蘊而
心長如鏡千秋得寶鑑之眞者也其爲體也陰陽爲炭
乾兌爲金胚胎乎五行之用鎔鑄乎五事之欽模範乎
文章之府樞拭乎道德之林闢靈源之一點洗活水之
千尋出元精而耿耿涵寶氣以森森護以靈臺不羨玉
臺春麗藏之智府何殊月府秋深異吏則之老人何年
井底豈元冥之童子五月江心故其爲用也渾渾內含
澄澄外映月朗塵空天高雲淨淡然聲臭之先朗若虛

明之性涵萬有而獨闢精明洽羣情而自居中正抱眞精於杳冥之內惟默惟淵納萬象於元妙之中不將不迎環四海而皆周渺一私之必竟離懸麗處流爲玉燭之光泰宇淸時煥發璿樞之柄此所以靜泰淸虛之理偶感皆通而聰明睿智之天有臨惟聖大矣哉四極之所由傾風萬流之所爲仰鏡也彼夫巧傳火齊之名奇羨芙蓉之遇或五色而蟾涵或一規而龍護獨矜創述之工豈嘗圓靈之鑄又或鑑人而得失易明鑑古而興衰可悟曲江之錄足徵君實之書曾具斯皆有耀之自

他不免拾遺而守故覩

神照之不疲知

澄懷之所寓繼兩作而光華奉三無而照喚鏡成仁壽

宏開地寶之祥

心蘊圓明共仰天懷之素又豈獨人倫誇藻鑑之名吏

治羨冰壺之賦也哉

櫻筍厨賦 以冰盤堆果進流霞為韻

爾其麥風曉淨槐日朝昇池添新漲門對芳塍酒濃春去衣薄涼勝幾家雅宴何處良朋事仿長安之舊筵為首夏之稱誰傳李昊新方煎花作餅漫憶杜陵佳句雪藕調冰惟櫻筍之嘉旨薄酒肉之灞陵則見韈抽絲玉樹挂朱丸風痕欲折露氣初乾貓頭茁後鶯嘴含殘摘紅雲於火齊披膩粉於琅玕篠簜林中品入上方之饌芙蓉闕下香頒中使之盤寄勝情於四月矜佳味於千官薄言掇之何用萬錢之食惟其時矣儘供十客之餐

乃有中書省闕上相朝迴竹間厨啓花下筵開却千重之珍錯娛初夏之尊罍喜供盆之玉片看入飣以霞堆捧出匀朱色暎葡萄之酒削來新綠香浮鸚鵡之杯笑登葦陂之厨庶羞何必倘入桓温之箸清味堪陪又或會啓龍華宴移蘭舸柳密攜壺竹深留坐供雲母之幾頭擘蠟珠而百顆愛新簌之清芬咏綠雲之倭墮林餘謝豹千聲香憶元稹萬朶宜付蔣奴之手品入七葅莫教詩客之心嘲傳百果又或玉笥名高朱櫻才儁袍袖藍翻馬蹄紅襯佳宴連朝香花成陣紅綾之餅會餡

酹之觴頻進莫不雜珍果以紛羅佐嘉肴而充牣卅三人到酒泛碧鮮第五筵開風浮芳潤比漢帝珙盆之賜己倍恩殊憶蘇公玉版之禪幾回心印餞春別館消夏層樓風香幕捲露馥杯浮琉璃盌裹玳瑁筵頭並食則雅宜杏酪煎香則恰有桃油喜饆饠之新製充醃酢之佳羞洗嚴武之玉盆濤風可挹登石崇之金谷雅韻欲流如添蘭藉蕙肴可比騷人之潔倘大荔帷荃壁定堪仙客之遊吾思夫堂厨煩碎官食豪奢擾甚捉錢之吏饕如食利之家割駝峯而烙紫擗鳳髓以流霞曷若此

之香宜鳳食清茁龍牙出青籠而愈美堆玉案而何加

佐饌偕來晚署給鮮應遍朝徧何羡乎酥梨酸棗沉李

浮瓜九夏之荷筩並吸三春之柑酒齊誇更看

恩溥中厨香賜蔗漿之渥抑且

澤流上苑風和蓮脯之華

安陵龍神廟禱雨文 嘉慶十四年巡漕任內

時至四月初旬矣坎橋一帶雨澤全虛蒿目燋急何言可喻詢得安陵地界有龍神廟使者為民請命齋心減食默禱於神使者奉
天子命視漕到此凡民間疾苦皆得上
聞今安陵枯旱民田焦矣運道涸矣或使者之不德以
上干
天譴故降淫威於我民耶使者奉
天子命而來倘有不德如貪贓枉法徇私廢公等事不

可上對

天子卽不可上對天爾神所司雷霆甚便請卽殛之以

保全此境使者之奉

天子命視此一方爾神之奉天命爲

天子司此一方

天子之仁愛吾民與天心之仁愛吾民等使者與神皆

奉

命以視民疾苦也使者有不德如前事則使者負天負

天子罪實當殛天以此方之民俾神司之神坐視其枯

槁而不救神亦負天並負

天子使者得以手毀神像圯神宮以告諸天帝矣今與神約限三日三日不雨使者將正慢民之罪毋貽後悔若使者有貪贓枉法徇私廢公等事神其以應得之罪誅之勿以使者一人而重困吾百姓也已巳四月初九日詣龍神廟默禱初十日甘雨連沛竟日益深敬畏

眞武宮祈雨祝文 道光十二年七月巡撫任內

念農功之待澤呼吸期通撫歲事於垂成吁嗟彌迫惟

神筦操元矩施溥汁光坎爲水以涵靈需作雲而潤物

茲以稻般再熟霨切三時修方祀於前旬未蒙滂沛望

層陰於兩日僅獲纖霽實守土之干和惟我民其曷賴

榮光等滌心省疚徒步乞恩伏願孚以盈缶合霨軸飆

輪而齊至解占運斗俾千犁萬墢而同歡錫我豐穰鑒

茲吉饎敢告

李眞人祈雨祝文道光十二年七月巡撫任內

惟神靈著長沙

褒封廣濟敷楚天之闓澤近切鄉閭逢秋雨之愆期遠

迎靈駕茲者稻逢中晚土未滋豐念民力於三時爭歲

功於一溉雲起而風屢散蒿目芃芃秀發而實尚遲憂

心或或爲民請命祈則合舉乎有功如天降康報則敢

忘乎大德榮光等心齋惟謹步禱而來伏願飆輪息吹

神漿立沛十日五日慰茲胼胝之勞再登三登錫以倉

箱之福敢告

真武宮謝降祝文 道光十二年七月 巡撫任內

籲天七日幸霓霣吏之忩孚澤三時齊慰邱民之望祇祈斯應昭報宜虔惟神階正六符水涵八德挹天漿於北斗穆若淵蜎溥野潤於南雲沛然汜濩丁庚逢吉已中晚稻之方蘇壬癸協和又高下田之如澍 榮光等旣欽神鑒益凜民依惟有去沴召和與百姓並食豨豐之福從此調風若雨願九霄疊施長養之仁鑒此吉蠲錫之上稔尙饗

李眞人壇謝降祝文 道光十三年七月 巡撫任內

惟神受天之命道下濟而光明於民有功德廣生而翕闢念田疇之待澤感壇壝之孚誠昨禱專祠得七日逢秋之霽今迎靈駕更四施應候之霖既格虔祈宜申昭報榮光等情殷求莫念切知依以億兆之心爲心以朝廷之祀爲祀伏願贊大君好生之德感召和甘屢小民維食之天長調暵潦鑒茲蠲潔錫以豐綏尚饗

祭南嶽文 道光十二年閏九月 兼署總督任內

維神位正南離精分北斗百王秩祀長符長育之功二氣鈐根久普稱施之福茲以猺疆戡定楚旅凱旋敬維綏靖之由實感威靈之著憶以仲春默禱果獲殲渠迨乎首夏合圍竟臻掃穴不四月而慶成全定閱九秋而善後咸宜從此湖晏湘恬與萬姓樂

太平之奠雲融露湛爲

一人暨聲教之敷吉旣告乎師中祭敢忘乎封內欽茲蠲饎錫以康穰尙饗

嶽麓山神祈雨祝文 道光十五年六月巡撫任內

惟神祀秩西南澤隆長養配上天而生物與方嶽而出雲茲以早稻未登夏畦待潤引灌之源將竭日更加燋層雲之蓊甫來風旋吹散民其何賴心切如焚敬設專壇用申虔禱伏望驅炎歊於旣暴普闓澍之方新有開必先待慰九穀三農之望無德不報敢忘禦災捍患之功祇貢精誠伏惟昭鑒謹告

李眞人祈雨祝文 道光十五年六月 巡撫任內

惟

神受

國封崇庇民德大有功則祀屢禱皆靈昨以旱稻將登

憂心旣旱專壇上籲靈駕隨迎心齋將及一旬步禱又

逾三日乃雲起而風屢散日暵而雨未施實守土之干

和惟我民其曷賴爲此率屬匍匐激切叩請神其許我

則當立霈甘霖萬勿以使者罪戾害及民庶神不許我

則當別脩禱祀亦勿敢竢時觀望致悞農功急不擇言

誠祈上鑒謹告

南嶽祈雨祝文道光十五年閏六月巡撫任內

有開必先下土切和甘之籲靡神不舉南天祈呼吸之通惟神秩總爲成福臨翼軫山出雲而普氾衡稱物以平施茲以百穀望膏三陽張熱衆源引而將竭層陰布而旋消四度分壇僅苛早田之潤三時計穫那堪晚稻之憂實守土之干和翳我民其曷賴榮光齋心省疚拜手遣官香一炷而告虔禱屢呼而彌迫伏願神漿速沛越三庚而大溥秋霖闓澍速敷占五卯而仍符歲稔告茲亟切錫我康綏謹告

真武宮祈雨祝文道光十五年閏六月巡撫任內

溯疇範生成伊始靈總百源念神祇禱祀皆竭香惟一瓣惟神亢梠居所靈紀汁光執斗以運四時習坎而潤萬物茲以稻田將熟薙水未行迫呼籲而滃興又噫吹而風散百穀之仰膏方切僅荷纖霽萬民之待命維殷未蒙優渥實守土之召沴彼爾衆其何辜省疚心驚竭誠步禱伏願運樞江海鑒霈孚而立沛和甘統檄雲雷占解作而全蘇翼郁貢茲虔悃祈以康年謹告

南嶽祈雨祝文 道光十五年七月巡撫任內

闔澍誕敷已荷沙潭之渥神祭再禱俾符石廩之開惟

神位正黃離禋隆朱鳥主翼軫兩星之野最近長沙祓

霖雨萬物之功莫如南土昨望歲而心廑亢旱謹遣官

而躬代誠祈甫告升香西望則四壖全普同欽沛德東

來亦一溉匀沾念會垣之待澤尚般實守土之省愆未

至榮光謹攄辭而上謝仍披凡以虔求伏願鑒其請命

之忱許以蘇民之困運斗樞於二十四福地淪浹湘州

連霽軸於七十二靈峯和甘楚甸蠲茲吉饎錫以康穰

謹告

湘江神祈雨祝文 道光十五年七月 巡撫任內

惟神澤滙七川德涵三楚亘千里而挹注普萬物以平施昨以三稻望膏連壇遣禱感符靈貺庚巳甲日大普和甘屢荷神漿早中晚稻已蘇困涸惟甲日連番專潤而晚稻尚未含苞省垣之待澤猶殷使者之省愆愈切謹攄辭而上謝仍披凡以虔祈伏願運北斗以淋漓慰此湘州萬族挽衆源而滂沛保茲楚甸千箱貢此精虔伏惟昭鑒謹告

重建廣州城西眞武廟碑記

眞武帝祀著歷代蓋卽北方元武之神宋諱趙元朗易元曰眞周禮所謂兆五帝於四郊漢書所謂黑靈元冥北郊兆也粤居天下之南烏乎祀祀之以水鎭火亦以水濟火也顧事之敬則受鎭濟之福事之墁則適足以召火廣東省城郊外新基古渡有眞武帝廟自嘉慶丁巳重修後道光壬午居民不戒於火圮及廟垣鄉人捐貲修復凡七千餘人得銀三萬兩有奇鳩工庀材更於廟旁拓闢四基添建後殿趨將踴躍鼛鼓弗勝俾壯俾

麗俾堅俾固美哉燦爛神明之式實神之威靈覆幬孚著顯鑠有以召之亦以見鄉之人習俗殷蕃昭事誠慤奔走承順將以受福於無窮也自粵人勇之言粵尙鬼祠鬼有效東甌王敬鬼壽百六十歲降及後世鄉巫野史妄希福澤自市闤衢陌以至山石田塍樹根牆角皆有其鬼各私媚禱而聰明正直之神或畏其尊嚴而不敢近淫祀愈多人心愈壞今鄉人能奉正神修方祀集厚貲復古廟庶幾明於彰癉凜以鑒臨福非諂可邀慶以善而積自今以往神享其祀野無譆出戶告綏豐以

至千百年承神之庥於勿替也是為記

佛山重修海口文昌閣記

天下之祀文昌以求福衆矣顧神明之舍不辨崇奉之儀不至神且弗歆烏乎福吾粤佛山之東南海口有閣以祀文昌建於乾隆七年迄今九十餘載談形勢者曰此文星也宜乎舉甲乙科登顯仕者歲不乏人道光乙酉二月鄉之人郵余書曰閣且日圮衆議醵金三千兩有奇鳩工庀材因地勢所宜而增高之屬記於余余捐廉襄工以復曰萬物相見乎離而齊乎巽巽東南也其象爲風九卦以風行權居高則令可布也其方爲巳十

二辰以巳爲文非高則文不耀也文昌斗戴匡六星文者精所聚昌者揚天紀輔拂並居以成天象而貴相理文緒司祿賞功進士意者其顯爍昭著萬古如一日乎今仍其方位則神明之舍安矣隆其棟宇則崇奉之儀著矣佛山爲省垣西南重鎮四面環海氣運所鍾商賈輻輳人文奮興於今爲盛四方之遷者僑者從學而來者宦成而歸者權緡筭以起家者執藝事以自食其力者咸以風淳俗美鄉有賢耆梯航簦笈鱗萃雲集偕來而卜居焉今閣之修也文明之氣高矗東南上通斗極

光燄萬丈蒼茫迴合下澈海水而香烟燈燭復與虹梁

蛤戸沙碧雲青五色十煇互相映發厥文彌彰其將有

躋三台魁多士者出乎其間以應

作人之運歟抑又聞之道書以文昌帝君一十七世爲

士大夫在周曰張仲詩曰張仲孝友吾願與諸君子敦

錫類之仁求篤慶之本各親其親各長其長庶幾風愈

淳俗愈美毋戾神之教以迓庥福於無窮也是爲記

重修佛山三官廟碑記

國家旌別淑慝之柄所以維教化厚風俗然爲善者未必盡能自達以應賢旌爲不善者或且巧於自匿以逃法網於是有天道之彰癉易言餘慶餘殃書言作善作不善皆本天道夫天之蒼蒼其色正耶其遠而無所至極耶天不言而恐懦者遂而不知警黠者遁而且自倖也復設爲所司糾察以激之勸之善果福淫果禍昭然確然使有所可爲有所不可爲故神道設教所以輔王道之窮也道家言天官地官水官承天命以詞察人間

善惡動寂感應如粒在種如影隨形視昔視今凜切森
悚故世人之祀三官以求福者爲多吾粵佛山之觀音
堂鋪向有三官廟嘉慶己未移建馬基卽八景中孤村
鑄鍊處也萬家週衞九曲灣環神故靈而廟將圮道光
戊子某月里人鳩工重修並建香亭及左旁屋越某月
落成棟宇修潔香烟蕿藹求福者駿奔麕至不遑休息
焉余謂福不必求而亦無不可求也夫聰明正直之謂
神聰明則不可欺正直則不可諂自今以往其奉香燎
具牲幣以事三官者敬念神之彰癉奉天無私善惡禍

福惟人自召各勉爲孝子悌弟義夫順婦敦善罔不怠非理不爲則一念之感神必應之勿徒以享祀豐潔視史諛悅可覬神庥也傳曰民不易物惟德緊物孟子曰禍福無不自己求之者因鄉人之請遂爲之記

重修佛山分水關帝廟記

聖人爲萬古扶世翼教而其威靈所著尤莫盛於顯忠遂良之代大之則激忠義而捍災患小亦彰善惡而厚風俗余自通籍後伏讀列聖詔旨敬記關聖大帝護國庇民之大者二事一則嘉慶十八年平教匪案一則道光八年獲逆苗張格爾案均於杳冥不可測度之際特見威靈電掃風馳么麼立靖朝廷屢加封號載入祀典煒矣哉千六百餘載以來大

義孤忠炳靈宇宙而於我
朝崇奉愈隆昭格愈著豈不以
太平之世所以激忠義厚風俗以保此
萬年有道者帝心如天天之所助者順耶使天下之人
尊
朝祀仰神威自大邑通都以洎山陬海澨奔走讋慄如
鑒如臨承事於靡遺也稽帝致曹操書有曰日在天之
上普照萬方心在人之中以表丹誠及其斥吳人則有
神隨天帝縹緲下鑒人世順逆忠邪若者福否者禍令

萬古知有大丈夫湘江漢水之人異日當仰望我九天之上之語於戲剛大之氣浩然沛然孟子所謂配道義塞天地迄於今仰望者豈但湘江漢水也吾粵佛山舊有神廟創於順治八年厥後遞有增廓計自嘉慶十年重修後至今二十有六載地枕江干沙水所齧牆基柱礎漸就傾圮道光庚寅正月里人倡議重修捐輸醵至得銀一萬一千餘兩添購廟旁梁姓排草街舖地兼葺廟後火神殿大慈閣經營揆度越八月告成棟宇用壯金碧交輝蝴蛸蠖濩之中神實憑焉夫佛山自前明里

社同心捍賊以忠義名鄉生聚日蕃風俗日厚今鄉人
又能知作善降祥之理事正神以求福無慚衾影各凜
旦明將見忠義之氣毓為嘉徵貨隧駢羅民居康阜以
遵道遵路為忠以睦姻任卹為義庶幾罔怨罔恫迓神
之休於千百年也是為記

濬佛山涌港記

涌泉之涌嶺南方言讀爲冲音蓋水之支港也歲甲申余備藩黔南謁程中丞屢及其在粵藩任内檄飭佛山濬涌事越歲乙酉涌段爲蔗園村民佔築阻濬尾閭官已白案其冬制府阮宮保師行部舟過佛山登岸閱視紳士以蔗園村衆素强横恐復爲所阻嗛嗛面訴制府曰阻者來一名則執一名以至百十名盡執送官官有案毋恐於是鄉之人感制府之威德而重思程方伯之始事也屬余爲文記之按涌自新涌口入佛山鎮周環

三面至柵下文塔入海袤長二千八百三十丈衡自二丈三四尺至六丈五六尺不等士大夫以為旗帶水商賈以為財源而藉餘溜以灌田畝通小舟以便行旅其尤彰明較著者也顧歲久淤塞嘉慶某年李茂才榮邦就其所居觀音堂一帶淸濬四百餘丈以費絀而止道光元年佛山都司今任廣州副將蘇君兆熊與佛山同知徐君維清倡率闔鎮紳士商民捐輸助工得洋銀九千圓有奇諮詢李茂才淸界址選値事以十月經始至二年冬初底於成尚餘十一段與在文塔前之第四段

復因費絀停工而蔗園村民遂藉前與鎮內所買文瀦前之北坦田附近涌尾毀界佔築橫障下游四年奉官檄催蔵工在事者以前情稟案由縣斷令蔗園所買之北坦田照價取歸鎮內勘拆乞濬在事者聚商闔鎮衿耆按照碑刻舊章裒義倉買穀羨餘銀二千四百兩以為買前田濬餘段之用而工以竟於戲佛山為粵之一隅耳淸涌為佛山稍重之一事耳而數十年之淤者經幾番籌畫一旦始通非阮程二公之經始督成曷克至此余過新涌口至柵下見一水加帶與潮汐相消長行

舟利涉農田深耕慨然謂鄉人曰向之淤者以圖小利而佔也以憚掃除而積也夫圖小利則貪憚掃除則惰貪則衆惡所歸惰則於己並有不利也自今以往念成事之不易勿佔勿積將以此水爲六門之堰三陂之渠與居人行人長享千百年之利豈不懿哉

南海吳氏方伯家廟記

道光乙酉秋榮光備藩黔省以先通奉府君年屆七十五榮光蓮侍十有六年告於長官援京官給假四月之例陳請歸省越月奉

命護理巡撫復具摺申奏得

旨俞允十二月廿六日抵家省覲府君欣慰交集既復進榮光與諸弟而詔之曰汝等承祖宗積慶以有今日汝榮光通籍二十有八年位至二品汝彌光舉秀才復以詹事主簿通籍汝綬光亦仕進有階吾聞守其宗廟

爲卿大夫之孝佛山居人稠密未易得地汝生祖妣易太夫人爲汝祖側室族議不祔翰林家廟歲時止祭於寢吾心歉然宅西家塾外爲澹和堂寢室饗堂之基已備仍其式廓而修葺之爲七房家廟上祀汝祖玉堂公及祖妣黃太夫人次及生祖妣易太夫人次及汝母梁夫人其庶母鄧孺人及汝榮光前婦羅夫人等以次另龕祔於兩旁俾神有所依是在汝等汝榮光居官清約廉俸之入未遑多及將來析爨時留祭產外垂光燦光等若已授室則所得全給之若未授室則將其名下分

業仍歸公家轉息歲口食外尚有餘貲可充公用也榮
光等謹泣而誌之蓋榮光不肖不能長侍膝下府君以
簡書可畏將兔其復出遂不覺其言之詳且盡也於戲
不料其言之既詳且盡也越兩載戊子夏榮光在福建
藩使任內倉卒奉諱歸大事既畢合諸弟而謀之曰先
人遺命不可緩也遂以己丑六月經始以家塾作寢室
以澹和堂作饗堂其冬底於成以十二月十三日諏告
府君立七房方伯家廟恭奉顯祖玉堂公祖妣黃太夫
人生祖妣易太夫人顯考通奉府君妣粱太夫人栗主

告安寢室正中神櫥以庶妣鄧太孺人及先二弟超垣
先四弟寵垣安於左旁前室羅夫人及故媳嚴安人安
於右旁神櫥並遵
大清通禮二品備春夏秋冬四祭以四仲月初吉舉行
承先志也其廟前廳事三楹內向則以爲祭日會餕及
歲時薦新朔望獻茶兄弟子姪集聚之所凡一几一席
一花一木皆府君數十年手澤所貽敬謹留存將使後
之人依慕撫摩識勤儉之意增愾僾之思也若夫
國朝品官家廟定制二品得用五間三門茲爲地所限

廓而大之以俟來日其祭產及一切章程另泐於石

附四祭祝文

勉肯堂於作室會承尊親合食之言就有塾以開祊猶是詩禮習聞之地事既本乎家薦禮得及乎庶支景仰先型懋承遺訓惟我族胥江遷籍至六七世而彌昌而祖考大樹傳經迨午未科而始達誥膺二一品享備四時茲屆仲春長嬴仲秋仲冬敬申祠典吉禴嘗祀蒸祀於戲誦芬勿替永思守宗保位之經詒穀方長各念木本水源之自

龍塘觀記

余兄弟經營先通奉宅兆於白雲山龍公塘之原廬墓其下以先通奉及梁太夫人在日事奉觀音大士甚敬作龍塘觀祀之左旁供呂純陽道師右旁供安期仙人俾空山風樹中淨修而冀有悟焉夫神之靈靈以地也茲觀接龍塘之秀東望摩星嶺頂雲氣䟫躚上與天際東南則白雲諸峯蜿蟺迴互日光月華陰翕陽赫風雨和會草木堅蒼其西則粳稻盈疇川原淑郁近接佛嶺之市蕭岡之郡樵者擔者相屬於道庶幾神安其宅以

庇此山中淳樸之民喧謝應期豁豐告屢至於千百載荷神之庥而廬墓中人竊計他日子若姓展祭而來者共見此人物之殷蕃山川之清美以長保先塋於勿替也是役也夏秋之交寒燠不時工匠多疾八月下旬觀將成忽於觀東數百步橫了壑下得龍眼泉色味甘冽飲之疾愈意者地靈而神或相之與憶去歲戊子秋九月余偕弟彌光爲先人擇地默禱於白雲山證仙巖安期仙人他日當得某氏之地兆曰囚遇赦孕生兒嗣得今何姓龍公塘吉壤恍然悟曰囚遇赦人出於囚也孕

生兒添丁也非何姓其孰當之然則誠則應誠則福人之禱此觀而來者咸視此是為記

南海吳氏

賜書樓藏書記

余性好書籍官京師二十年聚至七八千弓後以嘉慶己巳鐫秩閒居去其半以易米最惓惓不忘者宋拓化度寺碑范氏書樓原石本宋板史記及陳后山集也逮外擢出京以館閣通行易得之本悉贈友人嗣在閩省建鳳池書院以重複者二千二百餘弓捐置院中蓋三散矣然余歷走陝閩黔浙十年廉俸所入短衣縮食以購之閩浙多藏書家余兩莅其地所得尤多道光乙酉

冬在黔藩任內告歸省親除寄杭州方芑田孝廉家外檢篋中金石簡冊將及二萬弓悉攜以歸薏米之謗不足計也丙戌北行戊子夏在閩藩任內奉先通奉諱遄歸大事既畢偶閱曩存卷帙半爲蠹蛀嶺表卑濕思有以保護之因以建立家廟餘工於宅後購西鄰區氏屋地作樓樓中敬貯

先帝所賜上方善本餘則仿方漸增壁爲閣故事將二萬卷盡列兩旁閣上却黴蟫登爽塏統名曰

賜書樓紀

恩及也盧墓歸來或與家園羣季指函數典或獨手一編終日忘倦始覺向者之未嘗學問徒獵科名自今以往所得爲己多矣浙中寄存之本行當附海舶載至續有所得當增益之後之人知有張茂先三十乘之載不可悔沈攸之十年之讀盍藉以博古知今持躬應務匪梱故焉余之貽厥謀者惟此而已倘其保之勿失

初從弟鳳髦柳塘　編輯
同懷弟彌光樸園

子尙忠春卿　校字
尙志任卿

石雲山人文集卷二終